

欽定宋書

十之十卷  
三四一四

宋書卷四十一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一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  
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  
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克華  
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才人爵視千石  
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  
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

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  
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  
舊號克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  
年省夫人修華修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  
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  
代修華修儀修容又中才人克衣以爲散位昭儀漢元  
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  
帝所制克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  
才人克衣復置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費人置  
賚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

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  
婕妤容華克華承徽劓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  
人才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  
位置內職列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戶主

光興戶主

官品第一

各置一人  
並銓六官

後宮劓叙

準尚書令銓六官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官

光興中監尹

銓六官

宣融戶主

銓六官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光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 各置一人

後官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官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官

宣融便殿中監尹

銓六官

采甄房主

銓六官

南房主

銓六官

中藏女典

銓六官

典坊

銓六官

藥正

銓六官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

準左右丞位比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

準左民尚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

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

準度支尚書

中傅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

置一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十

采莛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十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十

內房參事

置一人

銓人十

校學女史

置一人

銓人十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采蓺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坊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光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便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厨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

置二人

宣融便殿帥

置一人

永巷帥

置一人

後宮都掌內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置一人

光興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綵製帥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帥

置人無定數

繡帥

置人無定數

織帥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帥

置一人

官閨帥

置一人

教堂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監解帥

置人無定數

累室帥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各堂帥

置二人

御清帥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厨帥

各置一人

中厨廉

置三人

應閏

置六人

諸應閏

置人無定數

宮閏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勅吏

紫極供殿直俚

光興供殿直俚

總章伎俚



侍御扶侍

主衣

準二衛五品勅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偃

比王官

供殿給使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閨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  
史父裔字彥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  
皇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產疾  
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

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諡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曰  
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  
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  
卓並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並  
可追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  
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  
年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  
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光祿蕭光祿名器雖隆茅  
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裔  
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

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畧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爲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爲宋王又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光被洪業雖幽

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  
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  
也上以恭孝爲行奉太后素謹及卽大位春秋已高每  
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崇曰太皇太后  
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  
五十餘年古不耐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  
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  
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  
興寧陵合墳初高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  
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耐葬至是故稱后遺旨

施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儁字宣父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與弟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爲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永

陵平鄉君儁子燾燾弟熹子質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幸高祖  
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爲夫人  
少帝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  
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並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  
誕啓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  
義遵漢晉推慶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少  
帝旣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  
王太妃三年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初封

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卽位立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闕宮旣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三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



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至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

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不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  
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  
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輶纏繞容翟結驂  
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  
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輦楡之重晦  
降輿客位撒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倫昭  
龔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祗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祕儀景冑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  
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  
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

淵塞方江泳漢再謫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賢  
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  
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  
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朏側有來斯雍無思不  
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眠禊告沴大和旣融  
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  
秋卽交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誓引五輅遷迹噉噉  
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  
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絲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  
夏悲嚆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策旣奏上自益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諡宣皇  
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  
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  
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  
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  
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  
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  
窻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

乃得釋大明五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旣靈博平輝絕魏國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光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饋閨庭儀被芳闈聞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光祿袁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循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旣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

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卽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  
奏曰臣聞歷集周邦徽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  
在上代業隆胙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  
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  
則庶姬仰耀引訓蕃闡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  
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旣殞融盛烈乎  
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  
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  
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民間諠然咸  
有醜聲宮掖事秘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

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  
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  
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戍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  
聿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  
之茂之竝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  
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伴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  
竝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  
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  
食矣欲擧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  
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擧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

州妃主以下竝從廢帝卽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  
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世祖盡心  
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卽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  
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宣  
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  
聖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卽前號別居外宮詔曰  
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昔在  
蕃闔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  
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崩時年  
五十五遷殯東宮門題曰崇憲宮上又詔曰朕幼集荼



蓼風憑德訓龕礎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諡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爲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年積壤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

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規制今中寓雖寧邊虜未  
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  
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畧各沿時宜臣等參議修寧  
陵立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卽窆於事  
爲允詔可瓊之爲衡陽內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  
之爲黃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竝封開國縣侯邑千戶  
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孝侯道慶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侯立道慶女爲  
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黃門郎太宗廢幼主欲說太  
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皇太后蚤承愛遇沿情卽事同

於天屬前車騎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崇  
憲密戚蚤延榮貴並懷所勲宜殊恒飾休之可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卽位故稱令  
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王休範鎮北咨  
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嫺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  
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  
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修明世祖在蕃后甚  
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  
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官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

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鑿從御佇蹕觀禮綠蘧旣具立統方修庶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導立孫尚嘏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祕書監侍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卽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常侍王師如故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

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諡曰恭  
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  
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  
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恭始  
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而沖遠卒宋世  
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愔妻以妒忌賜  
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  
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  
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  
惶臣寒門頽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

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  
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  
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  
愚實自晉氏以來配上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  
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  
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沖幾不免  
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  
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

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  
無闌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  
亦兄弟疎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  
之私節其言笑姆姪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  
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  
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姪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  
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  
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  
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  
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

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  
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纔聞則少婢  
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實  
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剝腴象則有貫魚本無媠  
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  
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  
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  
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  
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  
復彊佞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禡暖憂憤用致



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益斯之德實致竟昌專妒  
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適  
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骨  
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  
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  
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  
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  
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  
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

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徧示諸  
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  
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  
在一子契濶茶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爲命實願  
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僂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  
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  
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  
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  
貴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  
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葬

關

謚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卽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穉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竝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

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  
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  
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宦好犬  
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  
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大明末爲豫章王  
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  
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  
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  
帝自出討邁誅之太宗卽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  
戶子曼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爲桂陽太

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以防廣州刺史宗慤收亮斬之官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未之鎮坐國哀暮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文帝沈婕妤諱容不知何許人也納於後宮爲美人生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

山世祖卽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卽位有司奏曰昔  
商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  
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闡鞠聖誕靈蚤捐鴻  
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禮  
官議諡諡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爲給  
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  
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  
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姁建  
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卽位立爲皇太后上常宮內大集而

羸婦人觀之以爲懽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懦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爲剛正如此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官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慝轉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

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卽位齊王秉權宗室  
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  
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  
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  
四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別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  
尉司採訪民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  
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  
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竝  
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卽以



白世祖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卽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泐貴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煥彝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

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

妃音怡

官曰弘化

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伋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伋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恭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廕以下筮最吉故爲太子納之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旣而原之太

子卽帝位立爲皇后帝旣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官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卽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閭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俛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闈禮亢尊極而衰慝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蕪怪飾變炫無

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  
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斯阜之間非  
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  
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  
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  
并命行於同產又況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  
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宋書卷四十一

宋書卷四十一考證

文帝袁皇后傳八神誓引○誓引顏延之集作警引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  
及醜末○南史王偃傳屬作屢容作庸

謝莊殆自同於矇室○南史同作害室作叟

數人者非有才意○南史數字上有彼字

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有南史作成

明恭王皇后傳太宗改封湘東王妃○臣承蒼按改封

下當有又爲二字

宋書卷四十一考證

宋書卷四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斂所知斂爲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爲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旣而至一山峯峩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



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畧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京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竝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卽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祖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旣有大功

便有大位位大勲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  
自弱遂爲守蕃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  
大義本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  
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  
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  
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  
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勲重不可直  
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  
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  
宰輔崇要興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

躉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  
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  
中畫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  
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  
間里言譴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  
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  
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  
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  
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  
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

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  
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  
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  
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  
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常於高  
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  
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  
尹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  
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  
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

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  
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  
此邪意乃小安高祖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  
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  
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  
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  
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  
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  
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  
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

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客驅賓言  
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覽  
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  
旣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  
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  
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  
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詔遣正直黃門  
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  
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穆之旣卒京邑  
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美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

事當決穆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  
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  
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  
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  
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  
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  
讚百揆頌戎軍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治朝野方  
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  
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



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秦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

徙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  
詔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  
勲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竝肇感事懷人  
實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  
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尅翦放命北伐之勲參跡方叔念  
勤維績無忘厥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謚穆  
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  
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  
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勳克茂  
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

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  
申永懷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  
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  
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  
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  
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  
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  
鰓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  
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

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  
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  
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砍妻奪爵  
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  
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  
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  
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  
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  
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  
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亦由

此得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謚曰恭侯長子敬世祖初黃門侍郎敬弟衍大明末以爲黃門郎出爲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以爲中護軍事敗伏誅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閒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

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濟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卽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卽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

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蔭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旣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

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子子卷南徐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卒官子哀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內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爲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



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峻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克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克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

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弛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

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立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

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  
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  
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  
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  
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  
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  
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  
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闔闈致茲紛穢罔顧  
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  
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

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喑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俟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獲聞羣司循舊國典旣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九年加散

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  
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晏集謂羣公曰我  
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  
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  
其簡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  
祖卽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  
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  
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預定大  
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

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關  
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  
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此  
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  
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  
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  
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  
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美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  
弘旣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  
美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劔

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  
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  
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  
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  
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  
寇竊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  
邠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  
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溢涌而頃陰  
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  
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



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僈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謫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

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  
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  
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  
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卽而許之臨  
啓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  
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  
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  
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  
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  
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

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  
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  
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  
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遐志  
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  
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  
垂誠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  
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  
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

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縉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  
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聞階恩踰越俯  
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  
孟見改展季在下臧文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  
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  
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  
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  
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  
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  
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良用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  
五

無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  
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  
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禮國所望黃亮驃騎親  
賢之寄地均且爽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所執義  
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  
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  
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  
載于今旣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後況在親賢朝野歸  
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

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遇自揆茫若無  
涯臣義康旣總錄百揆毗讚盛化忝厠下風諮憑有所  
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  
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  
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  
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  
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食爲瘠祇畏天威遂復  
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  
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克請留職僚同事  
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

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  
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  
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  
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  
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  
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  
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竝加  
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  
十匹降以補兵旣得少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  
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

賊汗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  
聞之者足以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  
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  
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  
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  
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旣雜爲符伍不得  
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  
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  
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  
安但旣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



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卽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旣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

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各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

無名也民乏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無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旣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皐有奴皐奴無奴輸贖旣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

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  
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  
所霑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  
慙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  
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  
曰尋律令旣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羅謫者無處  
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  
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  
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  
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落任之日偶不值

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  
通上千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  
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使復除亦得如之共相  
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間里之外也諸議  
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  
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  
塵糝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  
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  
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  
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

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  
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  
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  
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  
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  
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  
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  
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  
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  
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

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  
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  
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  
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  
自營私及公故以克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  
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  
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  
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  
弱其敝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  
求免家人遠計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

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  
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  
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  
年五十四卽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  
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諡曰文昭公配食高  
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遵養  
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維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  
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  
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允膺  
茅土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



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  
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  
之深誠密謨比踪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勛又詔聞  
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  
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  
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  
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  
正竝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  
令勛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

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旣以民望所  
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  
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薨亡之  
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  
加責辱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  
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  
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  
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  
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  
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

食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  
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夫抑弟孺侍  
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  
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  
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瑱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  
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  
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  
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  
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啓亂加之以元

顯嗣虐而祖宗之遺典羣公之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縱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捶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宋書卷四十二

宋書卷四十二考證

劉穆之傳穆之視不言者久之○視字上南史有直字  
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者內二  
字諸本並訛若自今據南史改正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留南史作劉

王弘傳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畏法二字似當  
在其心下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  
於小人邪○此三句內必有誤字

宋書卷四十二考證

宋書卷四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爲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修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



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美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美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克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美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美之

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辜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卽位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離州刺史

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灑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竝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美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修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

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爲侯粹改封建  
安縣侯竝增邑爲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  
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  
國之制率遵舊章美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  
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美之起自布衣  
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  
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  
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  
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官車晏駕與中書  
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

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其日守關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左右唱呼引

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  
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宫遷  
於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之不許遣  
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  
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  
害太祖卽阼進美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  
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  
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美之與  
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  
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

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許美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言爲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

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  
明可期此之非宣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  
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  
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  
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且  
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  
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  
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己復玄古之風逡巡  
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



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美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俾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邊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

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  
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  
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  
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  
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  
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  
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况逾亂倍  
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卽宜誅殛  
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勲實著

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旣祛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瞻子肖反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

報羨之美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  
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  
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  
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  
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  
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  
相而有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葬宅四角可以免災過  
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  
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  
全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

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  
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鷗  
尾鳴喚兒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  
爲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  
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  
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  
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  
以爲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  
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羨之旣誅太祖  
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

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爲雍州襲爲豫州亨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竝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及數日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鄒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爲建

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立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  
選爲秘書郎欲令整正秘閣未及拜而立敗義旗初丹  
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  
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  
未拜遭母憂服闋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  
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  
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  
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卽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  
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  
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

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  
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關  
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  
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  
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  
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  
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  
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  
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官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  
見高祖卽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



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即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祕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竝受

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卽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旣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卽爲左光祿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

媵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  
奔趨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  
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  
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  
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  
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  
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  
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  
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  
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

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  
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  
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  
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葉介焉是  
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  
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  
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  
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胃心  
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

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始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鍛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醕

關八字

其懼患也若無

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遜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難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

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  
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  
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  
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克外斥陵九折於叩  
蹙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  
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  
門爾言慎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旣居宰輔兼  
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  
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  
風霜初戒螿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

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  
異鵠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  
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  
爾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  
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怜鳴蜩之應  
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克眇今  
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矩希董生之方  
融鑽光燈而散袞溫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  
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  
史訪心跡於汗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

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旣雅而能  
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推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蠅  
緣幌求隙望爛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  
前軌之旣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  
捫膺彼人道之爲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  
緣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  
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  
昆蟲之所昧在智士之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鑿濁而  
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  
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



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擢發皇邑  
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  
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疎董  
頓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  
前修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  
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  
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  
辛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郎先  
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  
竝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喪備禮  
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  
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  
陽太守以建義勲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  
起郭寄生等聚作亂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  
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栢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  
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  
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  
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  
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

軍鎮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內史復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臯僞兗州刺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僞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旣平以爲征虜將軍琅邪內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

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兗州  
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  
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食邑二千戶徙爲  
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出監南徐  
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  
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加道濟使  
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  
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  
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  
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

屢陳不可不見納美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卽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美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墉虎牢竝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卽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前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

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召道濟入朝既至上問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猾逋逃必至寔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

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  
惡不悛凶慝遂邁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  
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赦况  
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  
惡餘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  
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遵  
等八人竝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  
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收  
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竝  
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



宋書卷四十三 列傳  
七  
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  
爲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  
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  
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劔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  
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  
及逢權定之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灾  
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  
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費而有楚英之戮若  
使一昆延歷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

父豈徒言哉

宋書卷四十三

宋書卷四十三考證

徐美之傳美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近下一本有陳  
字

時謝晦弟贍爲黃門郎○門下一本有侍字

傅亮傳霜皚皚而被墉○皚皚諸本俱訛澘澘今據傅  
亮集改正

詠倚相之遺矩○矩監本訛短今據傅亮集改正